

開放文學 – 神鬼仙俠 – 龍山四友 十六、斜陽紅欲墜 驀地起清吹

公亮因虎女每來只聚半日，餘均無事；又聽虎女的話，為想打聽仇敵虛實，仍與柔雲常時相見。這日因聽柔雲露出鍾情委身之意，當時雖裝不解含混過去，後來想起，對方一個未嫁人的少女，對我如此情癡，今日居然當面說出，雖是意在言外，不曾明言，照此下去總有使其難堪之時，應付豈不為難？恰巧虎女尋來，笑說：「我已看出三哥果是至誠君子，不再多心了。如願到我洞中暢快玩上幾天，同去如何？」

公亮本因柔雲糾纏為難，此去正是一舉兩便，聞言大喜，便要同往。

虎女笑說：「你這人真沒良心，人家那樣癡心愛你，說走就走，好歹也應打個招呼才是。」

公亮便將自己為難之事告知，虎女先說，「此女癡情可憐。雖是惡霸之妹，人頗聰明美貌，如真愛你，將來必能變好，志同道合，何必辜負人家好意？」

公亮聞言氣極，力言：「便是無人看我得起，也不會要她。每日相見，實為了等候四妹，迫不得已。我並未對她表示過好感，說過一句勾引的話，她偏如此死心眼，與我何干？」

虎女見他發急，便說：「我原想用她打聽仇敵動靜，不料害了人家，心甚不安。有什法子使其斷念才好呢！」

公亮乘機笑說：「我和四妹交厚，此女不知。如蒙相助，不難使其斷念。好在賊巢虛實已得，無須再與相見。惡霸之妹就不水性楊花，好得也必有限。只要把我二人交好情景現在她的眼裡，此女聰明，必能領悟，你幫個忙如何？」

虎女早知公亮對她癡愛，意欲乘機親近，也不說破，便令公亮明日藏在一旁，見柔雲久候不見，失望回去之時，突然騎虎馳過，由此不與再見，此女定必醒悟。

公亮聞言自然失望，便說：「不必忙此一時。今夜先隨四妹回山，過日再來也是一樣。」

虎女笑道：「你這樣鬼心思我都明白。無非今日見我虎媽未來，想要同騎回去？我兩人本來情好，彼此親情有什相於，偏有許多題目？以後有話明說，再要藏頭縮尾和我用心思，又要和上次一樣不理你了。」

公亮被她說破心意，紅著一張臉，只是賠笑，無語可答。虎女見他慚愧，笑說：「讓她先撲兩次空再現形跡也好，但我不願做這惡人。今夜回山同騎無妨，當著此女我卻不於。」說罷，大大方方叫公亮坐在她的身後同騎回山。

說也奇怪，公亮雖然愛極虎女，恨不能和親近，一聽同行，甚是歡喜，及至騎上虎背，不知怎的竟不敢伸手攬抱，只將臂膀握住。虎女也未拒絕，始終言笑自若。到了洞中，朝夕相對，形影不離，夜來並還同住洞內，各臥一張石榻，形跡只管親密到了極點，卻似知己深交不捨分離，中間好似並無男女之分。

第三日午後，虎女又催公亮前往。公亮因虎女不願回去，孤身騎虎前往，急於趕回。照著預計，等柔雲回到林外山崖之上，突然騎虎穿林而過。因虎女令告鐵漢將新由土人家中搜集來的各種菜籽花籽連同稻種送去，還有話說。

走時，想連鐵漢一齊帶走。恰巧鐵漢也正準備停當，正盼虎女尋來，匆匆一說便同起身。不料第二日惡奴金三狼便將老張、馮大牛擒去，當夜張金娃也被搶走。鐵漢在虎女洞中住了兩日才回；前往救人，也被擒住，囚入石牢，毒打受罪。公亮貪和虎女相聚，不捨離開，先連森林也不願去，鐵漢走後，虎女同了公亮又留小虎守洞，並騎遠遊。

連游了數日，正要回去，由森林中繞回，虎女忽然想起多日未往西山，不知仇敵有何舉動，本來說好同去，連洞也未回。快出森林，忽聽左側密林深處洪鐘也似一聲怒吼，母虎立時連嘯相應，小虎忽由後面趕來。

虎女忙告公亮說：「我有要事，你騎了小虎先到兩山交界原住洞中等我。森林中你不能去，連我也剛知道那裡已有敵蹤，聽虎媽吼聲你萬去不得。」說罷，獨自騎虎馳去。

公亮從未聽說林中有虎，雖覺奇怪，以為虎女隨後就來，坐下那虎又是奉命先走，各自前馳。一到兩山交界森林之中，將人放落，便往來路飛馳而去。公亮等了一陣，不見人來。因恐柔雲尋來糾纏，想尋鐵漢。到後一看，新蓋木房已被人拆光，東西全被人拿去，心生驚疑。立往西山境內尋人打聽，才知張老全家被害。鐵漢前夜深入賊巢也被困住。

那人並說：他事前還救過兩人，由鐵漢送往虎女洞中。過了兩日，因等虎女、公亮未來，公亮別時又有要回香粟村的話，料知離開安樂洞。有好些話均不便告知土人，心中愁急，方始孤身涉險。土人見他一去不歸，便知凶多吉少。今日才聽惡奴傳說，巴賊恨他傷了林鶯，要用毒刑磨折，不肯就殺，正受活罪等語。

公亮久等虎女不來，其勢又不能同去，惟恐鐵漢慘死或被打成殘廢，一時激於義憤，想起巴賊自從那年打獵之後，對自己弟兄越發不敢輕視。鐵漢平日自稱東山的守望人，意欲往見巴賊，將人討回。沒料到口角反臉，眾寡不敵，也被擒住。仗著武功高強，心思細密，雖被困人石牢，心並不慌。

先想連鐵漢一齊救走。去時曾告土人，如見虎女或是東山來人，可將所留的信轉交。以為婁、秦二俠約好中秋前兩日回去賞月，弟兄快聚。本心還想連虎女強約了去。又料虎女隨後必到，得信必照日前所說暗入賊巢，給惡霸一個警告的計策，出其不意深夜入莊大鬧一場。

只一聽到虎吼，立用縮骨法脫身而出，裡應外合將鐵漢一齊救走。等回東山想好主意，索性將自己人喊來，大舉發難，除此大害。等那幾個有力賊黨尋到，再相機應付，一同除去，省得老是顧忌，土人又多受害。萬沒料到婁、秦二俠誤會公亮迷戀惡霸之妹，俱都不快。

真要連這每年一度的中秋盛會都不回來，再行質問，就便勸告，事前並不催他回去。加以凶狼又有發現，大家忙著打狼，就此忽略過去。虎女在森林中又恰因事耽擱，沒有隨後趕來，直到公亮被困三日，久候無音，心生疑慮。中秋前夜乘著巴賊提出拷問，正想脫身，虎女忽然趕來，將其救走。

公亮想起鐵漢傷重，香粟村又未去過，還有一個寇公遐人也極好，均是初來，重又騎虎追上，把以前經過說了大概，令鐵漢轉告眾人。到了谷口，得知寇公遐已先趕到，凶狼業已除去。又令村人悄對婁、秦諸俠說惡霸業已破臉成仇，巴賊這面能手甚多，人也到齊，最好出其不意，明夜大舉進攻，除此大害。

現已想好主意和進攻之策，土人也都早奉虎女和自己的密令，只等到時裡應外合。如其準備不及，十日之內也必下手，除此大害。在此期中，谷口和西崖一帶必須日夜派人加緊戒備，以防仇敵派了能手來此暗算。但是明夜便是十五，事前千萬不令鐵漢知道，此人血性男子，性剛好強，雖受重傷，必往報仇拼命，凶多吉少等語。

公明等剛和鐵漢談完前事，令其安臥靜養。先是秦正由山外趕回與眾人見面，談完出來，另一黃衣矮子乃秦氏弟兄之姪秦成，便將公亮谷口所留的話告知。

公明笑道：「想不到老三有此奇遇，以前我們料錯了他，並非迷戀賊妹。那虎女雲萍今日多半同來，不過三弟也大膽大，看事容易。今夜中秋巴賊來了許多同黨，定必大設酒宴，盡情作樂，動手原是機會。可是賊巢詳情虛實以前還聽三弟談起，近來他難得回村，情勢已非。今已中秋，共只半日工夫，他還不回，如何準備得及？寇兄昨日飽受驚恐，一夜未眠，先請安息，夜來暢飲如何？」

公遐先想天亮已久，公亮既有夜來除害之言，少時必同虎女回村。林蓉救了自己性命，人又那樣好法，如不先作打算，那些土人和巴賊仇恨太深，到時難免玉石皆焚。意欲候到公亮。虎女回來，向其商懇，先為設法，或令暫避，以免遇害。

先是推托不倦，公明笑道：「此時尚早，三弟被困數日，剛得脫險，必在虎女安樂洞中養息精神。他方才留話要我準備，便為回村還有半日之故。寇兄還是此時先睡一會兒，養好精神。今夜如來不及，我們賞月飲酒，同作清談；如往殺賊，人也不致疲倦。寇兄我輩中人，那救你的少女林蓉甚是難得，我們也應該法保全。寇兄全仗她犯險相助，才得平安來此，似也不應置之不顧呢。」

公遐聞言，正合心意，立時乘機請其相助，公明笑諾，仍請公遐先睡，等公亮、虎女到來再請起身商量。公遐心始放定，自往房中臥倒。累了兩日夜，人本倦極，又知林蓉已得妻、秦諸俠同情，心中一寬，上床便自睡熟。初意村中人人武勇，當夜東西兩山又是一場惡鬥，此時村人必正準備夜來之事。

側眼一看，只聽鳥聲關關，日光斜照已上窗紗，樓前兩株桂花樹映在窗上，滿屋均是花影，靜悄悄的聽不到一點聲息。起身一看，因是中秋佳節，窗外遠近田畝中耕作的人十九走開，天色約在未申之間。人家門外男女幼童都各穿著新衣，三五成行，結伴往來，門前桌上堆放著許多瓜果。左近山坡上散立著幾隻山羊，正在吃草，神態悠閒，看去景物甚是安靜，一點不像有什事故發生。回顧桌上手中、面水業已備好，盆水猶溫，好似被人喊醒之後人又走開神氣。剛洗完臉，秦真忽然走來。

公遐笑問：「三哥可曾回村，今夜之事如何？」

秦真笑答：「婁大哥因不知三哥是何打算，雖料今夜未必能來得及，照樣準備，天到此時還未見他回村，是否動手還拿不定呢。」

公遐一聽，村中的人已有準備，表面上卻一點看不出來，好生驚奇。

秦真笑說：「寇兄不知這裡的事。大哥三哥實在高明，自他二位隱居本村以來，村人無論老少男女，平日均有訓練。常說安不忘危，本山毒蛇猛獸既多，西山惡霸巴永富更是未來大害，雙方一善一惡，表面無事，他見我們這裡的人這樣安居樂業，定必妒憤。」

「本來狼子野心，貪得無厭，平日無事，尚要防他侵吞搶奪，何況三哥又喜多事，常將西山的人全家救來，早晚消息洩漏，決不甘休。故此我們戒備甚嚴。為了大哥足智多謀，善於教練，常用兵法部勒。一聲招呼，全村的人立持兵器自成行列，按照年齡大小各有所司，待命即發。」

如非仇敵人多勢強，今夜一戰關係太大，事前連通知他們都用不著。只消發出信號，片刻之間便可發動。大哥因三哥未回，格外鄭重。恐其突然回村，一聲說走便要趕去。相隔又遠，今夜是否一舉成功還拿不定，弓矢食糧應用之物均須仔細準備。寇兄睡時便發下緊急命令，就在前面廣場樹林之中，照著平日預計演習了好幾次。

直到方才我請寇兄起身時方始演完。如今都各回家隨意歇息，回復常態。好在惡霸莊中地理和當地形勢均當有詳細地圖，號令發出便可起身。便無今夜之事，照近日敵人形勢，也應加緊學習，以防萬一。今日不過多練了半個時辰，仍和往日一樣。他們只知隨時戒備，不久將有事故，也並不知今夜就要動手。你看他們不是換了衣服，放下兵器，高高興興在準備過節了麼？」

公遐再朝窗外一看，果然遠近房舍中均有村人進出往來，門前空地上都放有桌椅和瓜果糕餅之類。有的還在殺雞宰羊，有的好幾家人合在一起，地上支著鍋灶，旁邊放著酒罈，準備夜來賞月。無論男女老少都是精神抖擻，高興非常。秦真因是一見投機，又覺公遐是遠道來訪，特為尋他的佳客，先睡一會起來，見天不早，想喊他起來談天，吃點酒食瓜果。

已來過兩次，剛將人推醒，又被公明喊走。去了一會兒轉來，人已起身。公遐暗付，照他所說，共總沒有多少時候，樓前廣場上聚了好幾百人，操演陣法，練習武藝，自己竟會沒有驚醒，起身之後人已散淨。這還不去說他，妙在都是那樣安靜從容，不現絲毫殺氣。連那許多幼童均如無事，主人才能可想而知，心中敬佩，連聲稱贊。

秦真笑說：「小弟並非賣弄。好在寇兄知己之交，也不會笑我驕狂自滿。以前愚弟兄雖奉先人遺命，對於村中土人也極寬厚，並教他們讀書練武。不知怎的，總覺雙方似有一層隔膜。自從大哥、三哥來此指教，知道人都一樣，越是同力合作，才能發揮他的本能。」

「以勤勞得來的衣食享受，比那不勞而獲快樂得多，並還永久保有。使這許多的人親如一家，互愛互助，什麼天災人禍都能抵禦過去，尋常毒蛇猛獸更是不在話下。於是醒悟，將先人所留田業重行分配。除全村公選的幾個主持的人一經議定均須遵守法令而外，一切均可自由自在。」

「各以其力取之所得，再將所餘取出一些歸公，以防災荒和興利除害之事。經此一來，非但人人安樂，全村的人真個成了一家。無論何事都是大眾一心，多麼艱難困苦危險的事都當著分所應為。眾人的事也是自己的事，公私一體，奮勇爭先，人人努力。日月不久，大家都是極好享受，衣食豐足，更用不著像惡霸那樣欺凌壓榨，搶奪他人以為己有。」

「近年越發相親相愛，連個口角吵鬧都沒有。以前無形中的隔膜更早化為烏有。除非老弱婦女，只是有經歷的人，遇事都是自己下手。無論花木房舍，是公是私，都當作自己的一樣愛護，打掃清潔。人人都肯出力，無須督促，只一見到，便各自下手。所以本村終年整潔如新，不比以前，好的地方太好，壞的地方大壞，貧富相差；當中一片樓台亭閣，只管高大華麗，四面都是土房茅舍，斷並頹垣，稍微留意看去都不順眼，要強得多。聽說寇兄也是孤身一人，難得我們一見如故，何妨遷來此地，朝夕同聚不是好麼？」

公遐問知除卻當地這幾所樓房花園因是原有，特意留作公眾宴會行樂，並為待客之用而外，以前還有好些專一點綴風景，無人居住的樓閣台亭，為了村中地少，均已拆去，改作田畝果園。所有人家房舍都按人口多少，因勢利建。家家門外花樹成行，各有優美風景。

除因地勢興建，山巔水涯、高低大小略有不同而外，所用材料磚瓦全都一律。便妻、秦諸俠為首數人所居也是一律，並無例外。每人各有一所小房和準備添人進口蓋房的空地，至多為了各人能力高低，性之所喜，因所得多少不同，有那歡喜華麗舒服或是性喜琴書的，內中都擺上一些陳設和山外買來的衣物，尋常全都一樣。想起林蓉不禁心動，方想這裡真是世外桃源，人間樂土，假使天下農民都能有此境地，豈不永享豐衣足食，安樂太平之福？人間哪裡還有什麼鬥爭劫奪？

忽聽幾聲清吹，聲清而長，遠遠傳來，秦真驚道：「大自日裡怎會有事？如是三哥回來不應有此外人來犯的信號。要是敵人大舉來犯，又不應這等吹法。既要接應，又不需多人前往，是何原故？大哥、五哥剛剛回房小臥養神，雖然今日為防萬一，谷口西崖之下連同谷外兩處小山均有專人守望，到底小心些好。」

寇兄武功不弱，可願同往一看麼？」

公遐忙答：「愚兄遵命。」

秦真笑說：「寇兄先走一步，小弟取了兵刃就來。事情真怪，相隔尚遠，雙方還未交手便要接應。如是三哥，以他本領絕無此理，人又好勝，況有虎女同路，至少也是騎虎趕回。如真眾寡不敵，定必先發信號，不會且戰且退，引賊登門。這是誰呢？」

說時，二人已一同趕下。秦真伸手一指出口的道路，便往旁邊花林中馳去。公遐走出昨夜竹林，剛到兩行桂花樹下，跑不多遠，秦真已脫去長衣，帶了兵刃暗器追來。途中共只見到幾個老年男女，並無動靜，也無什人趕出接應。

心方奇怪，秦真笑說：「這裡上去要近得多。」

隨往桂花樹後馳去。跟到崖前一看，原來崖上掛著一個繩梯。

秦真說聲：「小弟前面領路。」輕輕一縱便上去十好幾級。

公遐跟蹤趕上。到頂一看，原來那崖前排均是一人多高的灌木矮鬆，荊棘叢生，藤蔓糾結。靠裡一面卻空出兩丈多寬的地面。每隔一二十步便有兩三個手持弓刀的壯漢防守眺望。因有藤樹擋住，由外望內決看不出崖上伏得有人。有的山石上還放著瓜果糕餅之類。似因山外傳來警號，全部轉身朝外張望，神情卻不緊張。

公遐走過一間，說是方才警號由兩三里外橫嶺上朝沿途守望的人一個接一個傳遞過來。公遐見所用警號乃是一個兩寸來長的小竹管，名為竹吹，聲甚清越。由樹隙中隔崖遙望，並無動靜。那人說是秦成帶了三人趕往探看，也許敵人業已打敗，可要傳聲探詢？

秦真方說：「無須，看這神氣，就有敵人也是尋常，不必再吹。大爺也忙了一日夜，五爺連夜趕回，都剛睡不久，莫又驚動他們。」

說罷，防守的人忽然低頭朝面前藤樹下一扳，沙沙連聲，樹開門現，面前現一四尺寬的出口，對面便是昨夜殺狼的小山。公遐這才看出那些藤樹種在一個大木槽內，可以移動。但只一處，樹上並還寄生著好些有毒的刺藤，木槽做得也極巧妙，忙同縱過，前面竹吹之聲又遠遠傳來。

秦真驚道：「敵人本領頗高，內中還有一個自己人，偏又不是三哥、虎女。我們的人均已到齊，連鐵漢都在此地。長安城內那位老長親今年說好不來，再說來路方向不對，他也不是一位好欺的，怎會遇敵動手引來此地？敵人如此大膽，竟敢追來此地。」

「巴賊知我們全村無一好惹，就想尋仇，也不會大白日裡隨便派上幾個賊黨來此侵犯，並還把我們的人追上門來，實在想不出個道理。兩個姪兒雖然武功不弱，專喜滑稽任性，只催我們為首的人快去兩個，也不命人送信。相隔這遠，萬一寸寸中有人偷偷出去打獵，吃虧受傷，豈不冤枉？」

說時，二人業已走上山頂，登高遙望。

公遐見前面斜陽影裡芳草芊綿，金桂飄香，楓葉已紅，野景甚是清麗，昨日來路一帶並無人影，也未聽有喊殺之聲。秦真彷彿急於追去，腳步更快，晃眼越山而去。正想兩三里路怎看不見，莫非是在橫嶺那面不成？心正尋思，忽見一人由橫嶺上面飛馳而來。

秦真在前，被來人迎住，匆匆低語了幾句，剛聽出寇兄來得正巧，那人已往斜刺裡走去，取出竹吹輕輕吹了幾聲，手朝小山那面揮了幾下，重又轉身趕來。那嶺又高又陡，山路頗長，公遐剛隨秦真趕上嶺脊，忽聽來路谷口那面馬蹄奔騰之聲。跟著便見六匹快馬飛馳而出，秦正也在其內，都是短裝密扣，手持兵刃，肩掛弓矢暗器，如臨大敵。

不往自己這面追來，卻朝昨夜狼逃之處馳去，馬行如飛，晃眼轉過前面山口不見。忙喊：「七弟，那不是五哥麼，怎不往這裡來？」

秦真方答：「我先不願驚動五哥，不料還是被他聽去。這樣也好，他繞路往斷敵人歸路去了。」

公遐話未聽完，順著嶺脊剛往左一轉，猛瞥見前面樹林旁邊人影刀光上下翻飛，映著斜陽，寒光如電，縱橫飛舞，打得正急，內中好似還有一個女子。敵人似頗厲害，因被樹林擋住，看不真切，忙又往前趕出數丈。相隔漸近，定睛一看，不禁急得心跳。